

流星族休闲花园



木芙蓉

内容简介

外柔内刚的木芙蓉，
我该以什么方式撷采你，
在你最美丽的时刻，
以——令你不受伤的方式……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限孕雪数据

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 援 第八辑 轱珠雅编 援—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圆园园猿
陈丹景缘猿员原原圆员原猿

I 援浪 援援II 援朱 援援III 援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援 圆苑援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限孕数据核字 穴悦限孕第 圆苑援特 号

流星族休闲花园 第八辑 雪

主 编 押珠 雅

责任编辑：张红宇

装帧设计：黄 浩

出版发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员园园号

邮政编码：愿猿园园员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愿猿伊员愿 员转源

印 张：员源 字数 猿园园千字

版 次：圆园园猿年 员园月第一版

圆园园猿年 员园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陈丹景缘猿员原原圆员原猿

定 价：允源册雪圆转援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水摇色
木芙蓉

员

木芙坐在办公桌前 ,专注地敲着计算机键盘。

一个转身 ,她把手伸向文具架上取云盘时 ,看见玻璃门上的自己的倒影——及腰的长发、清秀的脸容、米白的高领毛衣、深色长裤。这就是她——朴实无华 ,一成不变。

一直都是这样的 ,即使身处在她二十三年里为数不多的几次的舞会上。其实 ,她更希望自己能够安静地坐在墙角 ,看高傲贵气的美女婉转流盼 ,摇曳生姿。看满目豪气的男人们在词锋上各自炫耀比较。这些时候 ,她会觉得 ,能够坐在昏暗的角落察看人生百态 ,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

倘若她正自得其乐的时候 ,总有些不识时务的男人会向她走来 ,和她聊天或邀请她跳舞。在她犹豫之际 ,别人也抓紧时间有意无意地把目光驻留在她的服饰与打扮上。

只需一眼 ,是的 ,那些人只需一眼就看穿她浑身上下穿的都是庙街货色。然后会转而联想 ,那一身不足几百元的衣服里 ,包裹的 ,或许也是一具同样身份的躯壳——最后 ,那些人通常会选择离开。

这是一些非常不好的感觉。当然 ,她不能控制别人怎么看她 ,只是 ,她的好心情往往会因为这种无聊而可笑的目光所干扰。小时候 ,她选择忍受。长大后 ,她会选择毫不犹豫地离去。

可是 ,为什么她渴望平静如水的生活 ,却总有人极不礼貌地打量着她的脸 ,或者她的衣着 ? 或者 ,真如妈妈所说 ,她的女儿拥有一张清丽如水的脸容 ,宛如禾草盖珍珠 ,男人爱看 ,女人妒忌 ?

我漂亮 ? 木芙停下手上的工作 ,瞄着自己的倒影思考了一会。最后 ,仍然无法得到她认为真实的答案 ,便挤出一点微笑——这是她惯常的动作。当心情极度茫然的时候 ,她会在卧室的镜前 ,马路小店的玻璃门里 ,停在路边的轿车的窗上 ,对自己的影子略略抛一抛长发 ,然后努力微笑 ,再慢慢步行回家。

事实上 ,她更喜欢过着平凡人应该过的生活——每天早起吃一碗白粥一根油条 ,然后踏上公车 ,回公司当一个小小的文员。中午到廉价餐厅吃一碟番茄牛肉饭。晚饭后如常坐在电视前看一小时爱得死去活来的韩剧 ,然后红着眼眶晃去沐浴 ,再上床睡觉。

日子 ,是应该这样过着的。努力上班、努力令自己

微笑、努力地在庙街的小店选择不会让人太容易看穿的廉价衣服、努力地生活着。

她有时会迷惑 ,但她讨厌这种迷惑。于是 ,不去想 ,也不让自己去想。深知一旦翻揭起来 ,那必是一些存在于脑海或现实里的艰辛——思虑过多从来都是痛苦的 ,她深切明白。

刚刚大学毕业的她 ,两个月前找到这份任职文员的工作。这是一间规模颇大的科技公司 ,名字叫“ 联友 ”。上班三周 ,她才知道“ 联友 ”公司有四位年轻有为的老板。

她很少看到他们。听同事说 ,那几个神秘的老板是科技电子专业的博士 ,不但眼光独到 ,经营手段高明 ,并到处网罗大量精英。“ 联友 ”成立短短几年 ,开发的软件产品种类繁多 ,其游戏软件设计大胆前卫 ,时代触觉十分敏锐。现时更拥有欧洲、亚洲及本地区不少大中型企业长期的客源。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木芙能进入“ 联友 ”公司工作 ,最开心的莫过于她的母亲孙柳明。面试成功那晚 ,全家破例到海鲜坊大吃了一顿。买单时 ,孙柳明一边盯着桌面上剩下的半只大闸蟹 ,一边张着嘴巴用牙签剔着门牙。待侍应生把结账单交给父亲时 ,孙柳明似乎终于下定决心 ,挥手叫侍应打

包桌面剩下的半只蟹。侍应愣了一下，在转身拿饭盒时，不经意地撇了撇嘴角。

木芙知道，那半只蟹，可以成为明天中午妈和爸的午餐。只是，她不懂，同样的阶层，侍者为什么也会看不起人？

她也知道，自己的妈有着可以成为一个天才会计师精打细算的料子。每次和妈逛过地摊货架时，妈的双目便会闪闪发亮，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侧身挤破层层人群，把一件一件的成衣或内衣挑起来，放在与眼睛相等的水平线，嘴巴一开一合地尽情数落，等至小贩双肩一垮，挤出一句：“大婶，动手拣吧，只要你闭嘴就行了！”

这时，妈会嘴角一咧，然后要木芙站在身边，把一件件红红绿绿的衣服比量在她身上。

早熟懂事的她明白，靠当的士司机的爸爸一份微薄的薪水，妈若不精打细算，如何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

那晚晚饭后，孙柳明捧着热茶，到她房中说闲话。

“小芙，公司给你多少钱一个月？”

“呃？一万左右吧——”

“嗯……”孙柳明听了，挪了挪脚坐在小椅子上，眼睛似有一点不自在。木芙看了她一眼，立即懂了。正要开口说话，孙柳明又说：“我前阵子给你买的新睡衣呢，怎么不穿了？”

“这件还能穿……”

“嗯……”她应着，悄望了女儿一眼，说：“你弟弟才

吃过饭 ,又急急地说和同学去买球鞋 ,我给了他两百元 ,他不高兴 ,我又给了二百 ,他就不耐烦地吼过来。”孙柳明扯了扯嘴角 ,眼睛有点泛红了 ;他说是要买什么名牌子 ,要了我整整一千元——自从他考上大学后 ,钱花得像流水一样。衣服鞋袜都要自个儿挑选 ,说穿得不好会被同学笑话…… ”

“ 弟弟一向都听话 ,等他习惯了大学生活 ,就不会这样了。”

“ 嗯…… ”孙柳明应着 ,又拿眼睛看了看她。

“ 我现在工作了 ,以后每月拿八千元回来。钱宽松些 ,你和爸就要买些补品吃 ,爸爸这阵子背好像越发驼了。”

“ 只剩两千 ,你够用不 ?”孙柳明有些心痛女儿。

“ 我还能剩钱呢 ,信不 ?”木芙对着妈调皮一笑。

“ 不够用就和妈说 ,知道吗 ?”孙柳明开心起来了 ,又说了几句闲话后便要离开。

“ 妈—— ”木芙叫住她。

“ 呃 ?”

“ 你以后不用再替我买衣服了。”

一会儿 ,木芙听见厅里传来妈对爸说的话 :“ 生女儿就是好 ! 又贴心又顾家。”

木芙知道 ,妈的生活目标和寄托 ,大概就是 逛百货公司家居用品大减价 ;明宝酒楼推出一人价钱可以两人享用的优惠套餐 ;百利超级市场结业清货了 ;又或者 ,求

神拜佛地渴望女儿能够嫁个有钱男人、儿子娶个阔气老婆。

从小 ,她就是孙柳明引以为荣的女儿 ,不但秀气漂亮 ,且文静温柔 ,街坊邻里也夸不绝口。连她那个大老粗弟弟都说 ,找女朋友要找个像姐姐的 !她十五岁那年 ,放学后穿过窄街小巷 ,就有毛头小子鬼崇鬼崇地偷瞄着她。后来被等在巷口接女儿放学的孙柳明知道了 ,提着长柄的钢骨伞追了过去 ,操着大嗓门向那小子大声叫骂。之后 ,孙柳明便要她无论上学放学都要和邻巷的同学结伴 ,放学时间更不能超过每晚六点。

“ 虽然穷 ,但做女孩子最重要是自爱 ,结婚前永远不可能让臭男人沾了自己的身子 ,不然整辈子在夫家都抬不起头 !切记 !”除了节俭之外 ,这种训导 ,从木芙十岁开始 ,孙柳明一直叨唠至现在。

然而 ,世事总是难料的……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那晚 ,是惟一的一晚 ,她十点才从学校放学回家。

学校建校十五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 ,校方董事会决定 ,今年的校庆 ,不但要举办联谊舞会 ,学校的布置更要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 ,以显示我们炎黄子孙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校庆前三天 ,负责绘画部的陈老师就特别留下木芙布置墙画 ,并去电告诉孙柳明 ,每晚

会亲自送小芙回家。木芙喜欢工笔画，绘画花草和古代仕女非常优美精细，一直让陈老师十分赞赏。

校庆前的一天，师生两人把绘画班负责的墙壁布置妥当——哗，精美细致，不但有各色花卉，还附上唐诗与宋词。其中一副工笔水彩国画特别惹人注目，正是木芙画的南宋词人李清照立于落红前的倩影，题画的便是其词《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是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陈老师笑呵呵地抚了抚她的头：“你不学绘画，简直浪费天赋。”

“妈说花钱学绘画不实际。”小木芙略略低了头。

“或许吧——”陈老师感叹一声。

“老师，学绘画的人都会很穷吗？我妈说，画家都是死了后才出名的。”

“傻孩子，人生的际遇很奇妙的，只要你不放弃自己的喜好，当不当画家又有什么分别呢？”

“嗯。”木芙似懂非懂。

电话突然传来一阵尖叫，陈老师取过话筒，一边听一边白了脸！

“小芙，我、我先生撞车了，我要立即赶去医院。”她满脸仓皇，身子在不停地颤抖。

“啊，快，老师你快去！”木芙吓得愣住了，立即跑过

去拿过老师的手袋塞在她手中。

“那、那我不能送你了。”陈老师连舌头都打结了，拿过手袋就冲出门口……

木芙心中十分不安，一边祈求陈老师的先生可以平安无事，一边把教务处的门窗关好。走出校门之时，校工张伯在后面“喂喂”地叫她：“丫头，这么晚了，一个人回家怕不怕？”

“不怕，谢谢张伯。”

其实，不怕是假的，因为走过学校那截马路，还要途经一个街心小公园，然后拐一个弯儿，经过三间杂货店的后墙，便会走入一条后巷。那巷其实是几间酒吧的后街，平常没什么人走动的。当然，她不经这儿也是可以的，只不过，那就要走一个大圈子才能回家了。

她急步走着，后来干脆小跑起来——来至那条后巷的时候，她的心突然“咚咚”乱跳起来，血仿佛向心脏强烈冲击着，手却是冰冷的。

快到巷的另一头了，然后转个弯再走一会就到家里了！她兴奋着，低着头就往前直冲！

“轰”的一声，她撞倒了一个物体，那东西左右晃了晃，便直扑在地上……

木芙吓得心脏几乎蹦出了嘴巴，慌里慌张地低头一看，咦，她撞倒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耶！这么健硕的人竟然也被她搁倒？奇怪……借着昏黄的灯光，木芙看见他脸色通红，嘴巴“噗噗”地喘着大气。哦，是一个醉

汉！

木芙定下心神，转过身子就要离开。走了几步，突然又觉不安，刚才好像是自己撞倒他的吧。犹豫了好一会，她终于转过头走向他，蹲下身子拍了拍他的脸。

“喂，醒醒吧，我不是有心撞你哟，我只是走我自己的路啊，是你挡在路中央才出事的。”

“别离开我，子妮，别……”男人闭着眼睛喃喃说着，嘴里喷出一阵阵熏人的酒气。

“喂，你别睡在这儿啊，要睡也进酒吧里睡。”木芙看了看旁边的污水洼，皱了皱眉头，抓住他的手臂就要扶他起来。

当她触及那男人的大手的时候，他突然坐起来，一把扯住她的就往怀里拖：“子妮，子妮——”

她吓了一跳，使劲推开他，心里害怕起来，嘴里便叫着：“我不是什么子妮，喂，你放手——”这人大概醉得糊涂，刚才干脆撞死他算了，为什么要回过头看看他呢。木芙有些慌了手脚。

“那你是谁？”男人依然搂着她的肩膀，血红呆愣的眼睛盯着她不停地看。

“我是路过的，放手！臭男人！”木芙几乎要尖叫了，双手更是拼命要推开他。

“子妮也是长头发的，也有这么白嫩的皮肤，这么水灵灵的大眼睛，子妮，我的子妮——”男人茫然地瞪着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热热的嘴唇猛然

烫在她的额上。

“轰”的一声，她的脑海一片空白，这酒鬼竟然吻她？

妈的训导自她的脑海一闪；“色狼！”她叫起来，挣扎着用前膝一顶，正中他的鼠蹊！

“该死！”男人吼叫；“你就这么急于背叛我吗？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不再爱我！”他猛地捉住木芙的双手，直拖往几米处的一个小石阶上，一只大手紧紧掐着她的双手举至头上，另一只手就要撩起她的校裙。

“不，不……你，走开……你……”他，他要干什么？木芙吓得浑身打颤，理智几乎崩溃……待要张口大叫救命之时，他的唇适时封住她小嘴。

男人浑然不觉她的恐惧，只是极其享受般地吸吮着她的甜美，动作更显温柔细腻。木芙被吓傻了，全身被他掐得不能动弹。惟一的反应，只有脸颊上汹涌狂泻的泪珠。

倏然，他抬起头狠狠地瞪着她；“你总是这样！每当我质问你的时候，就摆出一副娇媚可怜模样诱惑我，让我无法思考，无法得悉你已经瞒着我和另外的男人约会！为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对我？我这么爱你，肯为你做任何事，为什么还要离开我，你有我还不够吗？”

与此同时，他的手已经探至她的禁区——“噤”一声，内裤被扯破了——那只邪恶的手，正以最霸道残忍的方式侵占她的纯洁……

“我……不，我不……是子妮，我……你走开……”

木芙竭力挣扎叫喊 , 可惜 , 他那充满酒味的嘴巴又再度封闭了她的呼唤……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 不但吞噬万物 , 也掩盖了她呜咽不清的声线……

当那声被撕破的尖叫如惊雷般响起 , 男人才蓦然惊醒 , 望着身下那张完全不同于唐子妮的面容 , 望着她大腿上殷殷的处子鲜红 , 脸刹时白如死灰 !

然而 , 一切都太迟了。

木芙睁着空洞的眼睛 , 一动不动地倒在石阶上——男人傻傻地盯着她的脸 , 喃喃说 : “ 你不是子妮 , 你不是 , 我 , 我怎么会对你—— ” 他痛苦地抱着头 , 双膝跪在木芙面前 : “ 对不起 , 我……我…… ” 话尚未说完 , 他便 “ 咚 ” 一声倒在泥地上。昏睡之前 , 他看见 , 女孩脖子上用红绳子挂着一个银白色的守护星吊坠。

木芙身体冰冷 , 脑袋被恐惧和哀伤全然占据。她缓缓地转过眼眸 , 看了他一眼。她知道 , 如果现在手里有刀 , 她会毫不犹豫地捅进他的心脏 !

妈几乎天天挂在嘴边说 , 贞洁是女孩子最宝贵的东西。怎么 , 怎么会在突然间 , 她的宝贵就被一个不知从何而至的男人妄然掠夺了 ? 天啊 , 她该怎么面对妈 ? 怎么面对将来的日子 ? 怎么面对那些总喜欢偷偷瞄着她 , 把她当做纯真天使一样的男孩子 ?

不——不能让对她寄予厚望的亲人知道——恍惚间 , 残余的理智 , 不停地提醒她。

她一直是众人心中文静秀气的女孩。比她小一年

的弟弟也是高大英俊 ,学业优异。如果被妈知道了 ,她一定会悲痛欲绝 ,无法挺起腰杆子走动在邻居的面前。街口那个张姑姑老拿自家女儿和她比较 ,若知道了这件事 ,定会蹙起嘴角 ,打起大喇叭。那么 ,只需一夜 ,方圆几里 ,大概没人不知晓木家的女儿被人强暴了。

是的 ,她不要看到妈捶胸顿足的失望 ,不要看到半白了头发的父亲老泪纵横。为人子女 ,怎么忍心让贫困劳累了大半辈子的父母雪上加霜 ? 她再痛再苦 ,也必须小心掩藏。今天的经历 ,她只能选择——把它变成永远的秘密。

木芙捡起被扯破了的内裤 ,抹净大腿的鲜血 ,然后在破口处绑了个小结才勉强穿上。她艰难地要站正身子 ,身子一动 ,下体就像被撕裂般疼痛。咬着牙扶着墙壁站了起来 ,她掠了掠头发 ,努力抹平裙子上乱七八糟的皱折。可是 ,裙子后摆却沾上了一块显眼的血迹 ! 怎么办呢 ,不能让妈知道的 ! 她急得要哭了 ,左右为难之下 ,只得把书包别在身后 ,才勉强遮住了。

离开时 ,她回头看了那男人一眼——宽阔的额角 ,端正的鼻梁 ,薄而紧抿的唇。如果不是喝醉了酒 ,一定还有一双亮如星辰的眼睛。这么好看的男人 ,为什么喝酒 ,为什么要强行掠夺 ? 他究竟知不知道 ,自己借酒 ,却把愁浇在她的身上 ?

她紧咬下唇 ,想返身上前狠踹他一脚……

后来 ,每当木芙想起这事 ,仍然弄不明白 ,为什么当

时她没有真的上前狠狠地踹他一脚。

开了锁踏进家门 ,哦 ,幸好 ,妈没有等门。弟弟跷着二郎腿 ,一边吃薯片一边看着电视 ,见她回来了 ,嘴巴立即说 : 姐终于回来 ,任务完成 !”立即就往洗手间蹦去。

她压抑着慌张的心情 ,快步往房间走去。及至开了房门 ,把整个身子藏了进去 ,才敢打开一点门缝 ,伸出头儿怯怯地问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弟弟 : 妈呢 ?”

“ 妈今天感冒 ,早早睡了 ,要我等你的门。明知陈老师会送你回来嘛 ,白紧张——我睡觉啦 !”

木芙掩紧房门 ,呼了一口气后 ,泪立即汹涌而泻

.....

那个男人 ,那个把她错当成另一个女人的男人啊 ,在他发现她不是唐子妮的时候 ,她看见他脸上浮现出极度的惊诧和内疚——他不是坏人吧 ,他不是 ,他不会。她努力这样想着 ,把脸深深地埋进枕上 ,似乎也把刚才的不幸沉沉地埋在记忆里 ,永远不再翻揭开来。

第二天 ,她病了 ,躺在床上足足三天。之后 ,她再也没有绕那条小巷回家了。半年后 ,住在柴湾的小姨移民至新加坡 ,便以半卖半送的价格把旧宅转手给木家。于是 ,她便正式离开那个伴随她长大的 ,却深藏了她一夕噩梦的小区。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现在,木芙在“联友”公司工作近三个月了,是业务部张婉的助手。业务部只有五个人,其余三位同事经常出外公干。处于“联友”大厦第六层的业务部,每日驻守的其实只有张婉和她。

每周一,几个部门的主管会齐集会议室内召开业务例会。今天的碰头情况有些特别,原因是总经理秘书曼青产期将近,大老板韦诺一声令下,把曼青平日跟进的日本客户全数由业务部负责跟进,当然了,业绩只能进不能退。曼青入行多年,日语读写十分流利,平日会固定跟进一批日本的客户。

这可把张婉给忙坏了,整天绷紧面皮,两条腿在档案室和经理室之间陀螺般转个不停,让木芙也好不紧张。由早上到傍晚,不是要翻译文件就是突然来个日方客户的电话,不是日本过来的传真就是要核对与日本客户往来的数据。两人的办公桌上,文件各有一尺厚。

午餐时候,两人自然又不能到餐厅吃了。木芙买来两个饭盒,两人便各自伏在办公桌前搞掂。

张婉拨了一口饭,叹息着说:“看来我张婉也不是长期运背的人,这次就因为有了你这个懂日文的好帮手!你知不知道,如果我连翻译几份文件都得找别的部门帮手,他们会怎么说我?”她一边拨了一口饭,一边用鼻孔哼了一声:“会说我们业务部连个硕士也没有,全是混饭吃!”

“呃?真会这样说吗?”木芙觉得张婉有些夸张。

“ 怎么会 ,上次开发部的猪(朱)粮(良)就是这样说 ,幸好方副总抢白了他一句 ,替我们业务部出了口气 !”张婉说着 ,最后有些得意起来。

“ 怎么说 ?”

“ 他说 ,名衔是虚的 ,能力才最重要 !哈哈 ,那猪粮立即屁也不敢响一个了。”张婉三十多岁 ,行事爽朗 ,若非公众场合 ,还会时不时蹦句粗口出来 ,让听的人也跟着她笑个不住。

“ 说得很实际 ,这方副总是谁 ?”

“ 就是四大老板之一 ,主要负责海岛分公司的 ,早几天听刘锐说他就要回来啦。”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下班后 ,木芙步行至离公司不远的超级市场。

推着购物车缓缓步行 ,挑了一块鲜猪肉 ,一包香菇和新鲜的菲菜 ,又转到冷藏柜选了两盒鲜奶。咦 ,那边的大纸牌写着“ 野山鸡大特价 ”。木芙过去一看 ,喏 ,真的好便宜哪。不过 ,既然可吃可不吃的 ,再便宜也不买 !她耸耸肩 ,扭转车子到收银台准备结账离开。

家中向来有妈操持 ,本来是不必她操心两餐的。这阵父母终于肯听她劝告 ,出门游玩散心去了。这次父母出游 ,她可是花了不少力气才把两老拐走的。要知道 ,一说到花钱 ,两老就一副咬牙捂袋的姿态 ,说什么旅游